

百姓记事

理发

◆董全云

一场突然袭来的疫情，咱……就像一滴掉在雪白宣纸上的墨迹，向四面泼开。受疫情影响，商店饭店关门，理发店洗浴场所等服务行业也都暂停营业，全民闭门宅在家里。宅着宅着，头发渐渐挡住了视线，发型越来越接近“流星花园”。

虽然老话儿说“正月里不理发，理发死舅舅”，可是架不住头发长啊！这女人们倒还好说，头发长了大不了弄根皮筋捆起来，最不济用根发箍扎在脑后，可就是那些年前理发早的男人和爱臭美的80、90后男生了。就连我家的王先生都对镜子发愁：“理发店再不开门，我这满头乱糟糟就无法见人。”

理发店等服务行业还在暂停营业，“如何自理”成了不少人的唯一选择。

“自理”？我家先生瞪大了眼睛。我坏笑：“自理，原义是自我照管调理生活能力，今义是自己给自己理发，打理头发。不过。我可以帮你理发。”先生半信半疑，撇嘴冷眼看我翻东西。储物柜里，他一年前给我们家小比熊剪毛的那一套电动理发器和推子这下派上了用场。

给他围上毛巾围裙，我在地上又铺了一圈报纸，临了还得安抚一下我的“唯一顾客”：“特殊时期特殊工具特殊理发员，相信媳妇的手艺，你就忍忍吧。”

一手扶着他的脑袋，另一只手握紧理发器，贴着头皮轻轻往后推。我全程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操作不当刮伤他的头皮。还好电动理发器的设计本来就考虑到我们这些小“剃头小白”了，用起来还是很安全。前后二十分钟不到，头发就剃好了，留下一厘米左右长度的“寸头”发型，不过咋看咋像从号里面刚放出来的。

我将他脸上的碎头发抚净，强忍住笑，说：“好啦！”他跑到卫生间的镜子前，看见镜中的模样，也禁不住笑了起来。

微信朋友圈，一个朋友发了张他和两个儿子父子三人刮成秃瓢的相片，还有两张俩小家伙围着围裙低着头被他想着剃头的相片。笑着笑着，忽然感觉想掉泪。

前几天在一个群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疫情结束后，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不曾想，收到的答案却都是极其简单的，比如想回家、想摘掉口罩、想外出旅行、想好好工作……其中最打动我的一段话说：疫情结束后，自己只想走最远的路，像平日那日那样见每一个陌生人、坐拥挤的地铁、乘繁忙的公交，在没有口罩的自由空间里一切回归为正常。

这些只是一幅幅再寻常不过的画面，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听起来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和感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原来干净的空气、自由的呼吸、触手可及的微笑、没有隔阂的拥抱，这一切都并非理所当然的存在，而是如此珍贵，如此值得珍惜。

童话故事里，小狗总是想尽办法去咬住自己的尾巴，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咬住自己的幸福。生活中的你我有时又何尝不是如此，总是寻寻觅觅、兜兜转转，却忘了幸福本来就在身后。如今好多朋友自己在家理发，有的朋友家里没有电动理发器，就直接拿剪刀简单地剪短头发。疫情防控期间，人们简化生活中烦冗的仪式，缩减生活上的需求，将安全摆在了首位。

古人说：身上无病，心里无事，春鸟便是笙歌。再平凡的生活，都来之不易。只要能拥有平安健康，能如常迎接每一个清晨的阳光，哪怕日子只是粗茶淡饭，也足以值得我们感激。

原来，最珍贵的东西，也最平常。

小小说

硬核老团长

◆薛培政

派，老少爱活跃，居家隔离久了，哪个会耐得住寂寞？可响应政府号召不能打折扣。俺老钟一辈子没误过事，这节骨眼上也绝不能掉链子。

他匆匆吃了几口饭，就顶着呼啸的寒风，提着喇叭上阵了：“各家请注意，为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请大家不要串门拜年，不要聚集聚餐，不要走亲访友，出门佩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

安静的夜晚，声声吆喝如同敲着大钟，回响在小区上空，不少人在窗边往外瞧：“嗨，老团长又被挂上阵了！”

“小区里的人俺熟悉，值守巡查最合适。”他主动向社区主任请缨后，在小区防疫一线，就常见他闲不住的身影。

头两天还好说。第三天晚上，他在巡查时，突然发现某个楼道口传来咳嗽声，他快步上前问道：“谁，在那干啥呀？”“呀，是老团长啊，黑灯瞎火的，这唱的哪一出啊？”扮演了半辈子丑角的老荷，嬉皮笑脸迎上前。他俩搭档多年，老荷整天嘻哈没个正形，见谁都开玩笑，是个典型的

老顽童。“少废话，您不知政府的号召吗？快回去，蹲在家里别出来！”“嗨，这不是在家憋得慌，出来透透气，您还真拿针当棒槌使哩？要不，也来一支——”老钟猛地用手挡住他递来的烟，黑着脸道：“国家有了难处，人人都该出力，咱们上年纪的人，帮不了太多忙，配合就是最大的支持！”见老团长动了真，老荷猛地把烟掐灭后，红着脸走了。

刚劝走老荷，回到门卫室喘口气，就听到小操场那边不时传来嘟嘟呀呀的唱腔。声音虽小，但他凭着多年的职业敏感，听得真切，心里也猜个八九分：“这个老贵妃，还是放不下那份想念啊”——他走到跟前，见被称作“老贵妃”的老妇人正唱得如痴如醉。她十多年没登台了，春节前排练《贵妃醉酒》，她争着抢着要演贵妃，脚足劲排练的节目被搁浅，都郁闷得找他哭两回了。他耐心安慰道：“老姐姐，快回家吧，待在家静下心，等到战胜疫情，保准让您演唱个够！”望着老妇人抽抽搭搭远去的背影。他心里顿生了个主意。

那夜，小区的居民都收到一条微信，言辞虽短，其言耿耿，其情却真。

面对肆虐的疫情，老钟的神色变得越来越严肃，大伙计们取笑他：“演了一辈子老生的人，老来变成‘黑头包公’了。”

大年初六，定居海外的外甥女，满心欢喜带着洋女婿和孩子上门辞行，却被他老远拦在小区门外：“舅舅，俺们没接触外人，又没发烧，再说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相见，你就忍心连门也不让进吗？”“孩子，别怨舅舅无情，现在是非常时期，外人一律不准进小区，你和女婿就理解，请回吧，舅舅祝福你们幸福美满！”任凭外甥女再三缠磨，他到底也没松口。

自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他正式“上岗”后，没有放进去一个陌生人。老伴整天见不着他人影，怕他累了，就追到岗上，心疼地问道：“老头子，电视里都说咱市几天没有新冠肺炎病例了，你这‘铁门神’也该当不了了吧？”他胸脯一挺说：“零增长不等于零风险，政府没说撤岗，俺老钟绝不后退半步！”



辛苦的社区帮买者(速写) 马国强

诗路放歌

如果你看到

◆黄泽峰

如果你看到 奔波的人在生活的荆棘中跌倒
请不要嘲笑
大灾骤降 苍生哪有
跨越时光的双脚

如果你看到 繁华的城市
正遭受魔鬼的撕咬
请不要哄笑
大难笼罩 悲怆岂止是
别人的折磨与煎熬

如果你看到 温暖的手
放下风景传递依靠
请不要漠笑
大义滔滔 滴水也能
汇涌荡污涤邪的巨浪惊涛

如果你看到 勇敢的心
无论生死逆行奔跑
请不要讥笑
大爱森森 岁月方知
谁是时代最美的傲娇

是的 我们都看到
那生与死的争分夺秒
那亲与痛的一丝一毫
那怪兽的张牙舞爪
那猛士的仗剑挥刀

是的 我们更看到
阳光下冰雪正在消融
春风里山花正在绽俏
火雷外妖蜃正在溃逃
战旗飘 东方破晓
彩霞铺满云霄

众志成城

◆李晓芳

东西南北路千条，天使驰援震耳聋。
款款爱心融汉水，殷殷仁意筑康桥。
气冲霄汉银翎落，众志成城铁臂摇。
天若有情神火降，疫魔鬼寇一同烧。

春风浩荡

◆丁春林

河开梅绽柳千条，春色盎然迎舜尧。
碧海随心息巨浪，彩虹有意化金桥。
万殊红杏花心绽，一艘梢公铁臂摇。
三楚江天多典故，东风赤壁舰船烧。

新书架

《清夜无尘》：与故乡促膝长谈

◆张劲辉

《清夜无尘》是一本讲述家史家事的长篇纪实散文。该书以邱山“太师椅院”的贾氏家族为切入点，在为读者勾勒一个传统农村家族图谱的同时，也展现出一幅典型的中原民俗风情图。

在书中，作者贾海修笔下深情讲述的故事主人公，有祖父母、父母、妻子、叔伯、婶娘、大姑、堂兄弟等亲人。放在时代的大舞台上，他们或许只是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但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个体，都活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履痕。作者用笔深情地记述着他们的生命过往，感受着他们的悲欢离合。在呈现历史、讲述故事

的过程中，贾海修用谨慎谦卑的姿态重现着家族曾经的繁衍生息和人物事迹，他写苦难不作强调，谈幸福不事夸张，所有议论和修饰都给予了恰当的克制，记述的是流畅的生活和乐观的精神，娓娓道来的话语有温度、有情感、通义理。

《清夜无尘》一书的描述方法值得一提：白话，通俗，甚至夹杂着中原乡村特有的俚俗粗语。但却更接地气，更接近真实的乡村生活。让读者仿佛在与久违的故乡对话。所以在读这些文字时，明明是拉家常式的语句，但是眼前却飘过一幅幅静谧美好又绚丽多彩的画卷。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大河奔流，源起何处？我们在长逝的岁月里一往无前，一路的印记却越来越少有人去细心收拾。当贾海修用文人的家国情怀去重新审视一个家族的历史过往之时，那些一度被岁月尘封的记忆被再次擦亮，折射出了时代的光辉。作者在书中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篇篇美文华章，更是一种回顾往昔、映照当下的精神气度。用家史去绵延家风、传递孝悌，在家史里温故过往、明确未来，无疑是当下浮躁社会和消费文化里的一丝沉静、一种持守和一份温情。这也是《清夜无尘》一书的价值所在。

灯下漫笔

苏东坡的酒趣

◆周振国

张方平一起喝酒时，虽然也是一杯不落，但人家情深一口闷，苏子是感情深慢慢慢品，他说：“你们海量，我一杯就醉，难道不是不一样开心快乐吗？”这才是他喝酒的常趣。苏东坡也喜欢劝酒，但他劝酒不强酒，你喝多少他都高兴。他到湖州做太守时，他听欧阳修的三公子欧阳说好友陈师道不喝酒，也很久不再写诗了，便专门备下酒菜，请来好友，劝其喝酒写诗一样都不能少。后陈师道果然诗酒并进，苏东坡因此戏称其为“钓诗钩”。

苏东坡喝酒不讲究，好酒都喝，他甚至说“饮酒但饮量”——管它啥味道，只要是液体就行。任密州太守时，当地的一个饮者有句口头禅：“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他深以为然，并将之扩写成《薄薄酒二章》。坡知道民间疾苦，百姓能进口的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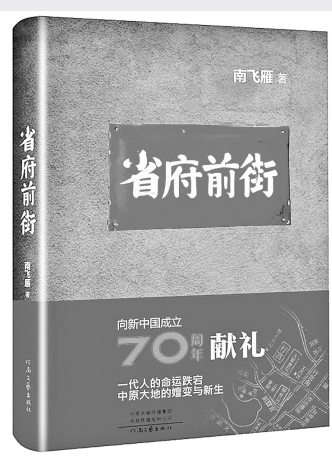
西他乐意拿来填充胃袋，他就是这样一个。但爱酒的人谁能跟好酒有仇呢？在黄州时，他得知安顿郡王送给其侄子赵令畴上等柑橘酒“洞庭春色酒”，便用字画和赵作交换，分得了一杯羹。自己天天小酌，朋友三天两头聚饮，贤惠的夫人王闰之看过不下几次，向夫君出示黄牌。为此，苏东坡在46岁时写下“节饮”保证书：今后自斟早晚各一杯，聚饮三杯，只少不多，并将此广告酒友，以表明自己节酒的态度。

坡喜欢喝不行，苏东坡还喜欢酿。坡公酿酒是从他被贬黄州开始的，品类凡十余种之多。据《苏东坡传》载，仅在惠州时，坡公就用肉桂、蜂蜜、松枝、柑橘、麦曲等作原料，酿过“桂酒”“蜜酒”“松酒”“橘酒”“真一酒”等酒。在一首诗的小序中，他记下了自己因酿酒而醉酒的趣闻。他还传

下多种酒的酿制方法，并著有“论文”《东坡酒经》。有意思的是，喝过安定郡王的“洞庭春色酒”后，他竟出于自己的酿酒经验，凭想象写下了该酒的酿制过程，成就了名篇《洞庭春色赋》，并留下了他的传世墨宝——该书迹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当初苏轼的宗室苏自之劝其喝酒，是为了让他混官场的，说地球人都在喝，你不喝怎么混？但后来成为饮家的苏东坡没有沉迷于宦海浮沉，倒是在文坛上独领风骚，酒成了他的“钓诗钩”，“钓”来无数绝世名篇、千古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篇中秋夜苏子酒后思念亲人的诗作，千百年成为多少中秋思亲、感怀、祝愿和祝福的心底吟唱；而光耀古今的前后《赤壁赋》，也是他与朋友摆酒泛舟之作。有意思的是，酒后的苏东坡恣意想象，愣是把眼前的黄州赤壁幻想成周瑜破曹操的地儿——看着这个人的眼睛，想着另外一个人的模样，喊着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还赢得一片叫好声，这也就是苏东坡的魅力才能至；而后人无法，为了加以区别，有人便将三国古战场那个赤壁叫作武赤壁，而将黄州赤壁假称文赤壁。有文有武，倒也齐整。

连载



的大学教授、诗人画家，大学时的同窗，都跟她有过一份继续旖旎。乱世如此，为人不易，老贾自己都不说破，又有谁会介意，会去苛求她什么？

见也不要再见了，就此别过吧，何必非要在乎一刻钟呢？

昏倒，甚至不到一分钟。她是绝不会想到他能赴约的，而就在这么白驹过隙般的瞬间，她竟然做出了如此的决定。城破就在旦夕之间，那么她是不愿走，还是不能走？而不管怎样，她已经成功地把他留在了下来，留在一座即将倾覆的城池里。

聊了半天，贻海年轻，缓过劲来，见小周笑得风情，忽然想起什么，笑道：“刚才我一进门，你是不是就盘算好了？”小周笑道：“那你说呢？”贻海正色道：“我想是自然，不然你好端端的，拿水漱口做什么？”小周便娇羞地笑，两臂舒展过来，环住了他的脖子，唇吻凑上，不许他再说下去。

那是民国二十八年的贻海。他在洛阳东关大街嵩茂客店畅享欢愉时，自然不会想到两年之后，他为了见同一个女人，会艰难地穿过废墟般的城市，不顾头顶飞机的轰炸扫射，来到郑县罗家胡同，站在挂着“贾宅”木牌的门口。罗家胡同在县城东门里，城门外就是日军，时不时示威般打来几炮。贾家门口便是一个弹坑，“贾宅”木牌被震得头朝下挂着，更显了疮痍之态，却也有几分戏谑。不但门牌是歪的，门也虚掩未锁，贻海敲了几下，无人应答，便推门进去。贾家独门独院，房子只有几间，院子也小，山墙被炸塌了一半，看得见隔壁的人家。贻海站在院子里，心情一片黯然。他答应过小周，若是郑县守不住，他会来带她走，如果老

贾在，就带他们夫妻一起走。这话当然是两人欢爱之际说的，小周或许只是听了一笑，当时有些感动罢了，而他却觉得既然说了，还是在那个气氛下，就不能不去做。记得父亲贾庭公跟他说，男人一辈子两种债不能欠，一种是赌债，一种是情债；赌债是要命，情债可诛心。贻海动情的次数不多，能花钱了断了的，自然花钱就是，小周却是他动了情的。贻海抬头看了看天色，日头已经偏西，他等了太久，天黑之前必须离开。城外日军尚不知守军正在撤离，还在构筑攻城工事、炮兵阵地，随时可以破门而入的。最近明天，郑县就陷入敌手了。明天是中秋节，今晚应该有个将满未满的月亮吧。

贻海见房门落了锁，便来到断墙边坐下，掏出马牌骰子，卸了弹匣，仔细检查了一番，重新装上，把两个备用弹匣压满子弹。他算是老兵了，知道战场上生死只是一瞬，这三个弹匣打完，躺下的要么是，他，要么是敌人，所以带再多子弹也无用。做完这些，还不见小周回来，贻海有些心焦，打定主意再多留两刻钟，如果她还不回，那就

是天意如此了。贻海刚收拾好枪，忽然听见背后有走动之声，警觉地回身拔枪，却见一个中年女子带着一个少女，刚刚进了隔壁的院子，少女手里还提着一个包裹。见贻海枪口转过来，中年女子忙道：“长官且慢，我们是良民。”少女却毫无惊慌之情，皱眉看着贻海，不发一语。贻海闻言便收了枪，道：“得罪了——敢问两位，这里住着谁？”

中年女子忙拉了她一把，推她进屋去，又朝贻海抱歉地一笑，也不说话，匆匆跟着进了屋去，随即是落门口的声音。贻海苦笑，又坐下。小周的情人当然并非只有他一个。老贾年纪大，且常年不在家，小周又身在名利场中，时不时独守空房，难免孤枕寂寞。她是容易动情的人，只要能让她心有好感，萌生钦敬的，半推半就也好，自荐枕席也罢，一晌贪欢在她看来绝不是可耻之事。小周自己就跟她讲过，除了他和当年还算书生风流的贾老贾，她报社的责任编辑，索